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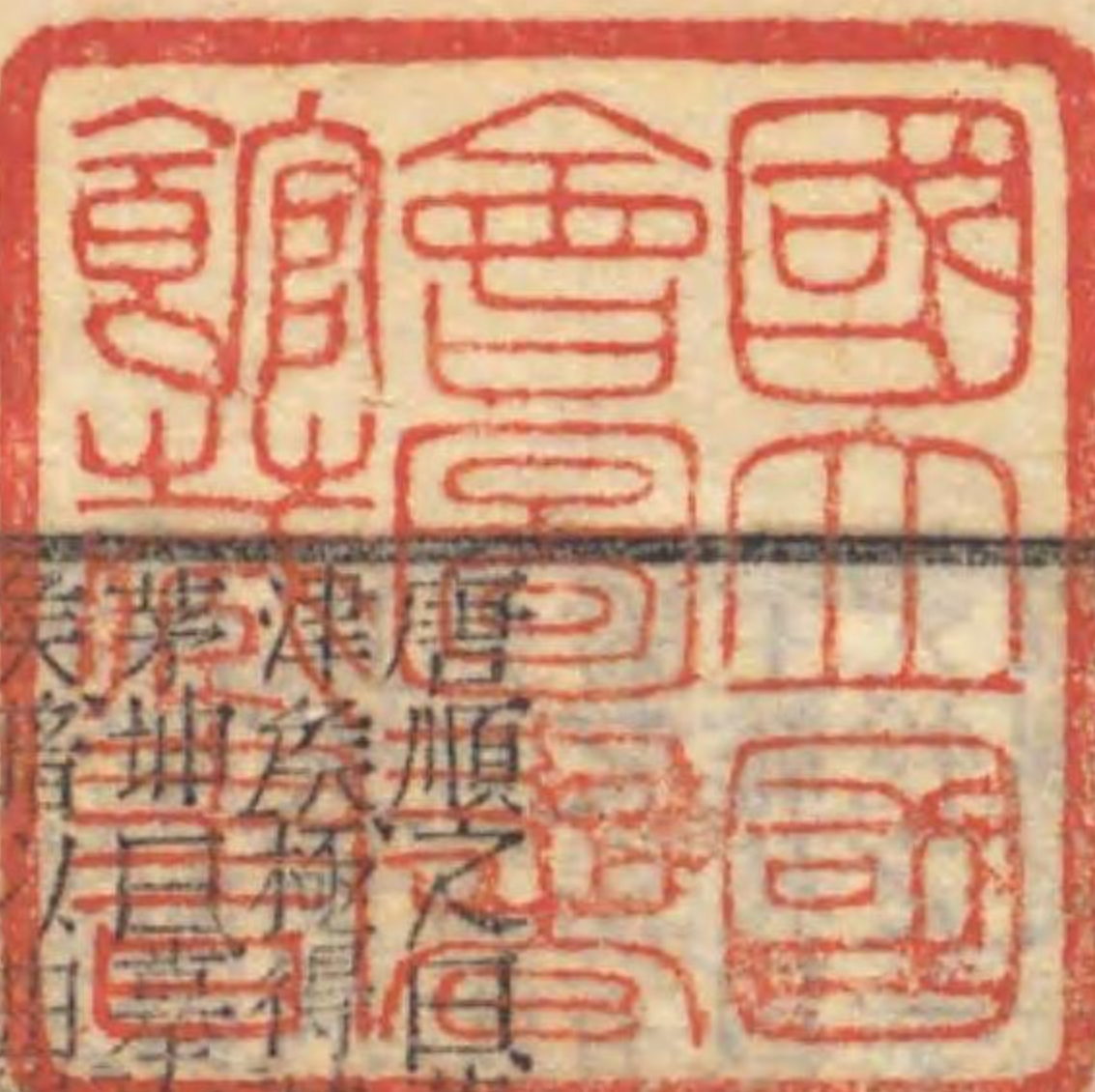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廿三冊

23

222.03
S1279R1
Rh ~~W~~





222.03 ~~74~~ 11
S1229Rd RRI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 方苞增評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
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

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

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

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

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

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

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

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人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

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

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

唐順之曰奉寫平
津侯傳其體
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
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
四字為精神故其
乃為持正而外不
拂眾望內不許以
節儉行以分俸
養士其所交游則
陽善及黜而陰排
仲舒至于主父優
則訟言疾之此皆
深中絕倫處數年
間立致三公未復
上書乞骸骨又成
亮名
增李攀龍曰當弘
讓謝國人時豈自
計年七十為丞相
然且封侯也史蓋
皆稱曰公孫弘行
義難修非遇其時

增補口已平水 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 一 鳳文官

焉能致此位乎時則武帝方鄉文學弘因得以儒術對策奏擢為第一不然而帝以雄才揚推俊又嘆息嚴徐之徒報書諸侯王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豈其於弘非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輒自百餘人之下以為舉首以示在昔不能罷歸為不知弘必不然矣
康海曰君子之事君溺其闕而濟其所不逮漢武帝好大喜功方窮奢極靡而公孫弘乃以人主病不廣大為言子所謂逢君之惡者歟
王維植曰篇中上大悅之一段上益厚遇之一段天子

以為謙讓愈益厚之一段總言弘遇生逢時之意故卒封丞相
唐順之曰據此兩言便是巧計
余有丁曰弘亦非專欲諛者其毀西南表沮下式黜聲成皆有大臣之言但重祿持位畏許上旨故不能不信約阿世耳
黃震曰按發十策弘不得一弘非不能也希旨而偽屈耳弘亦姦哉
董份曰黯廷詰弘弘深疾黯而云九卿莫如黯與善此則過異以激上怒也信齊人之多詐也余有丁曰實自美也而言似遜韓大夫教武安不當與魏其爭即此智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一百一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 二

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之也一歲中徐廣曰一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為不可不致逆上耳○正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義曰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

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二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為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弘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殼而已言不精粢也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

唐順之曰詳語意
寔非管而是晏因
以晏自沉
卿李榮龍曰龔懋
卿家陽丘近薛縣
常稱公孫弘之為
人而不直汲黯也
曰弘故遠迹羊豕
之間年六十餘以
文學徵及七十而
為丞相服習裘褐
即令執綺縠御有
肌燥膚癢耳布被
奚詐焉斯說良是
姑錄之以俟知者
茅坤曰數言乃平
津侯小像
王慎中曰封必以
功不聞以位宰相
始拜而封非與也
按西京雜記云
平津侯自以布
衣為宰相乃開
東閣營客館以
招天下之士其
一曰欽賢館以

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
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
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受質於君死生由君臣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禮中庸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
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
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
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
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
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
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
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
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

待大賢次曰翹
才館以待大材
次曰接士館以
待國士其有德
任毗贊在理陰
陽者處欽賢之
館其有才堪九
列可備二千石
者居翹材之館
其有一介之善
一方之藝居接
士之館而躬自
菲薄所得俸祿
以奉待之

遇右武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
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
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
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
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
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

補方苞曰以恢奇
多詐蔽公人為
唯恢奇故多詐而
天子以為敦厚也
故不唯汲黯之詰
不能動即左右佞
幸之毀亦不能入
也其稱人主病不
廣大及陽屈於買

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遺鉅野令史成詣公車論為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為關內侯也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
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
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
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
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之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

增補 史記 平木

平津侯主父列傳 三

臣之議陰禍主父
徒董相詐也而使
匈奴還報不合上
意數諫通西南夷
築朔方置滄海郡
汲黯廷詰及稱其
忠使天子察其行
而以爲敦厚所謂
恢奇也黯之詰以
倍約不忠則曰知
臣者以臣爲忠不
知臣者以臣爲不
忠詰其儉以節詐
則曰管仲侈擬於
君而桓以霸事雙
下比於民而齊亦
治所謂辯論有餘
也淮南衡山之反
沒引傳記使覽者
莫識其意向而究
其隱私則自引咎
以釋人主之欺所
謂習文法而又緣
飾以儒術也凡此
類皆以恢奇行其
詐也天子報書一

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
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
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凶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
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入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
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
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
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
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
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
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靡音廢敝猶凋敝也

則曰君宜知之再
則曰君宜知之而
其曲學逢君節詐
不忠之實不可掩
矣
王整曰又討一結
果
白居易曰慈憂也
初無訓病之義蓋
既云雁病不應復
云病
按元城劉氏論
弘諫罷西南夷
不用七式郭解
一事得大臣之
體然則餘固不
足稱云
茅坤曰此傳敘事
尤足觀而二書可
誦當與鄒陽傳同
類
按長短縱橫說
出戰國策蓋蘇
秦張儀之謀趣
彼爲短歸此爲
長故戰國名短

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
鹹鹵徐廣曰澤一作下○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
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
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
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郡徐廣曰腫在東萊音腫○索隱曰腫音逐瑞反注音腫其音同轉輸北河率二
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饌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
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
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
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
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
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
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
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

長策也
茅坤曰惜乎八事不及傳而伐匈奴一事十載來絕議也

凌約言曰言伐匈奴利害如指掌秦皇漢高重足以鑿矣文字溫厚厚重實會愈嚼而愈有味是漢初元氣復還之作非戰國元氣澆濁之餘習也

按此書雖以好戰心戰立起然假意專為諫伐匈奴故所重却在好戰必凶上會惟修曰此書以悔字作主蓋因武帝窮兵黷武欲其懲秦而法祖也文中子曰武帝秋風之辭其悔心之萌乎是心也余謂

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做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豕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敵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一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樂音岳嚴本姓莊莊者明帝諱後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為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

啓之者實優

按此書見引秦伐匈奴而以天下始畔結之繼引漢伐匈奴而以高帝悔其結之即上好戰必凶與發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意然只泛論未嘗見得今日事體故又申言秦失之當戒及虞夏殷周之可法復明辨以深徹之其文溫厚厚重信非漢人道不到此

增詹惟修曰此言始皇不悔使凶

按師古云搏擊也搏人之陰影

增詹惟修曰此言高帝悔之使存

王鑿曰太史公傳

增補史記

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一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

亦不必人人備著
顯末嚴安徐樂一
書足矣蔡澤傳亦
然
王維楨曰自陳涉
無千乘之尊至荷
頓之官也六句成
一氣壯哉
凌約言曰此言基
本積壞為土崩禍
難驟興為瓦解文
字開闔呼應轉織
有力血脈貫通體
格嚴整但欲明安
危之機銷未形之
患則凡幾微之際
皆所當謹顧乃以
瓦解之勢為不必
慮而欲其自恣於
游散聲色之間非
引君當道之意矣
茅坤曰以上似識
治體之大而以下
復道之游樂以自
媚于上
王維楨曰若淫樂

而觀之則民且有不
安其處者矣不安故
易動易動者土崩之
勢也故賢主獨觀萬
化之原明於安危之
機修之廟堂之上而
銷未形之患其要期
使天下無土崩之勢
而已矣故雖有疆國
勁兵陛下逐走獸射
蜚鳥弘游燕之囿淫
縱恣之觀極馳騁之
樂自若也金石絲竹
之聲不絕於耳帷帳
之私徒優侏儒之笑
不之於前而天下無
宿憂名何必湯武俗
何必成康雖然臣竊
以為陛下天然之聖
寬仁之資而誠以天
下為務則湯武之名
不難侔而成康之俗
可復興也此二體者
立然後處尊安之實
揚名廣譽於當世親
天下而服四夷餘恩
遺德為數世隆南面
負宸攝袂而揖王公
此陛下之所服也臣
聞圖王不成其做足
以安安則陛下何求
而不得何為而不成
何征而不服乎哉嚴
安上書曰臣聞周有
天下其治三百餘歲
成康其隆也刑錯四
十餘年而不用及其
衰也亦三百餘歲故
五伯更起五伯者常

如此便有土崩之
勢雖諷之實勸也
王韋曰文勢變化
而氣更滂沛
董份曰先懼其拂
旨故曰何必湯武
成康其後即轉甚
有力亦是婉辭
陳仁子曰帝之心
內多欲而外仁義
者也仁義不勝故
私欲橫生徐樂于
聲色之奉游獵之
娛能優侏儒之歡
不直止之而勸以
王道幾若陳善而
閉其邪者亦善于
諷諫者也卒之同
時若偃者一歲四
遷安雖不用而為
騎馬令至樂竟不
見用母乃以樂言
為迂而不入耶
凌約言曰此言窮
兵之禍極為詳悉
於治道有關其言

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
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眾暴寡田常篡
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
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蠹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
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
兵鑄以為鍾虜索隱曰虜音巨奴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
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絲役
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變風易俗化於
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
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
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成於北河蜚芻
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尉佗音他趙他音將樓船之
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韋昭曰監御越人遁逃曠

增補 巳 平水 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 六 越人遁逃曠

華米中有實質質實中有華采漢書起有風俗救蔽一段

王傾中曰漢武帝用兵獨嚴安一疏論事有本末義病當世有味

按此段言戰國兵禍

主一本作一凌約言曰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

生此言過矣衛使以下則是

按此下言秦窮兵之禍以為戒註壤漢書張註作長

按此下言時事

楊慎曰八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嚴

安此論極盡事情宋富弼與契丹議

日持久糧食絕之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

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勝廣舉兵據陳舉音如字或言據恐疎也

可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騎舉郢周市舉魏韓

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

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

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

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熒略涿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棘音曰北反又皮逼反涿州地名即古涿陌國也音紆廢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籠城索隱曰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

謂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

意祖此然安之論本出韓非韓非備

內篇曰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籍人

臣非天下長利也按檢箭漢書作矯箭正曲使直也

按此總括一篇之意而結之語約而意盡

陳仁子曰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

主父偃皆隨其末而救之嚴安則探其本而救之本正

則未自正矣凡安所言曰薄賦斂則

嚴帝之利心也曰省刑罰則樂帝之

慘心也曰省繇役則約帝之侈心也

夫帝之欲不但窮兵一軍大木既立數者既除則兵可序言而止至序用

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

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

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

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

服度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索隱曰索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

二旁皆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亾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

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

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

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

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仇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開脫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

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關要功生事者之口噫一將功成萬骨枯其言蓋本諸安
黃震曰嚴安言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按此本賈生之議
茅坤曰此即劉敬故智
按優初諫伐匈奴似識治體之大者後因一歲屬遠遂爾自肆如所言滅胡之本何與初諫竟矛盾哉孔子謂鄙夫不可事君偃之謂也

緩則騎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通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死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按優言吾日暮途遠恐起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口困久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

茅坤曰屢終餘音
嫺娜

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主父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

增趙恒曰漢武之時儒雅則董仲舒公孫弘子長於舒則傳儒林於弘則與主父偃同傳至贊一則以其通顯為遇時幸人也一則以其守惡俗達則交譽之敗則爭惡之毀譽因乎時而悲之悲之者悲其不幸也而非以弘之資能過於偃也公孫弘本不得於漢時士論子長之於書法亦嚴矣平準書又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云云張湯用峻文云云又以弘與湯並傳其不滿於弘者又如此王維楨曰此太史公有感之言暗指李陵事也

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浹孔車收葬之徐廣曰孔車浹人也沛有浹縣○索隱曰浹戶交反車尺奢反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上方鄉文學招俊義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大皇太后詔大司徒太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

史公所著特褚先生輩續之耳董份曰後聖聖字恐當是世字言禹聖德歎後世不能循也

董份曰雖上品制有減而儉實可久

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節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曰：漸進也。

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曰：按謂公孫弘等未遇為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遠迹

羊豕之間。章昭曰：遠迹謂耕牧在於遠方。○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索隱曰：索公孫弘牧豕卜式牧羊也。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索隱曰：乂，理也。府庫充實而四夷未

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

索隱曰：索謂枚乘也。漢如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璧蓋或書績以為榮節也。見主父而歎息

索隱曰：索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羣臣慕嚮異人，竝出卜式試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

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

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

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

試漢書作拔

矣漢書作已

王應麟曰：班固敘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于公孫弘、兒寬之閒，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褒

敗萬世榮辱所關而薰掩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累漢書作參

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曰：贊曰：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寬懷內懷嫉妬，寵備榮爵，身受肺腑，主父推恩，觀時設度，生食五鼎，死非時喪。

王安石曰：始讀孟子見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踰制者皆將損之。疑孟子之言為過得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於傾駭變亂無敗傷之患。王子之言不為過。

劉子翬曰：父優等諫甚切，帝嘆相見之晚，悉拜為郎，然征伐竟不已。又為上林苑，東方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為大中大夫，賜以黃金，然遂起苑蓋。武帝知受諫為人君之美，故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然有受諫之名無受諫之實，何益於治乎。此法語之言改之為貴。

黃震曰主父偃殺險無賴小人其致身青雲特自速族滅之禍耳何足汚齒頰哉惟諫
伐匈奴一書不當以入廢言然他日勸築朔方俾襲蒙恬故步者即今日舉秦事以諫
伐匈奴之偃也何耶其勸分王諸侯則撥拾賈生之緒餘也其勸徙豪民實茂陵則則
竊軍敬之陳言也何能為漢庭決一策耶而取大臣金取諸侯金自謂日暮途遠自分
倒行暴施以至於齊而劫齊王殺之以游於燕而陷燕王殺之召平日昆弟賓客戒其
毋入復門以一切疎絕之何哉偃之為人其自取覆滅也固宜為偃之族者可悲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終

巖谷修 同校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正義曰都廣州真定人也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趙佗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

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索隱曰案

置桂林南海象郡索隱曰地理志武帝更名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

與越雜處十二歲徐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索隱曰地理志

至二世時南海尉

任囂病且死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

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

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

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自備待諸

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

按南越即今廣東西二省唐順之曰此與匈奴大宛西南夷四傳貫穿百餘年興亡如世家例

康海曰以下敘佗自立為南越王詞簡健而委宛

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

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言光被之行南海尉事索隱曰服虔云

南海尉置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

野大庾嶺二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

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湟並作湟音年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衛

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湟今本有湟湟及湟不同蓋由隨見輒改

故也水經云含雁縣南有雁浦關未知孰是然鄒誕作湟漢書作湟蓋近於古

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

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黨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

越武王壹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

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

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

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

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

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

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索隱曰竈姓周隆慮縣名屬河內首林間會晷溼士卒大疫

兵不能踰嶺索隱曰案即陽山嶺也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

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曰姚氏案廣州記

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

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射作以政安陽王令二使典王交趾九真二郡即甌駱也

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大

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家在真

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

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

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

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

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

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

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索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老臣妄竊帝號

考衛青傳無出桂陽之文註有訛按絕道自守與上絕新道自備相應

陳仁子曰圖天下者貴識天下之大勢高帝有天下蓋識其勢者也當時吏民新附叛者九起故北不刷日登之恥南不貪百粵之臣直以一身為天下之勢廣藏茶執淮陰繼而置高反洛陽陳豨反代豳布又反淮南所

幸丘力不分旋起旋定若窮征遠伐變不旋踵恐鞭長不及馬腹天下向匈非吾有也漢書無邊字

錢福曰此孝文帝黃老之旨處按豕在真定與篇首真定人一句相應按漢書載文帝與南粵書妙甚

按竊疑長沙王讒臣一段與上文高后聽讒臣數語相應

康海曰越王書詞
意自遜而屈漢天
子有以感之也

入一本作八

交約言曰叙武帝
討南越筆力萬鈞
而越內后王亂臣
之變態討越樓船
伏波之將略委曲
轉折纖悉殆盡

王廷陳曰胡始不
敢與兵而使人上
書既又遣太子入
宿衛得尊中國之
體惜其後聽大臣
之諫而卒不入見
也

王維楨曰藏爾乃
知先王之儲豈嬰
齊先宿衛久真見
天王之不可犯哉

評點家評語

三原

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子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
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
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
景時稱臣使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
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
越王趙佗以建元
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
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
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與兵侵臣臣不
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與師遣兩
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
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
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
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
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
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

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曰漢書說作休章
昭云誘林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入國之

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

歸胡薨諡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索隱曰李卻云藏
其璽也嬰

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興○索隱
曰穆音紀此反穆姓出

邯鄲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

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

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代立其

母為太后太后自末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索
隱曰安國姓也少
季名也

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

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

等輔其缺徐廣曰
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

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

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

董珉曰將敘太后
恐亂欲倚漢威故
再提太后嘗與安

會補口已平水 南越列傳 三 二風之官 歲

國少李通方委曲有情不嫌於重複也

按此敘呂嘉之勢盛為下文作亂張本

誅英曰敘宴飲位次甚悉如目擊然

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二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之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索隱曰蒼梧秦王即下趙光是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時使者為介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

王慎中曰王止太后是當斷不斷也

陸武曰好往武往句法甚奇

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鏃嘉以矛韋昭曰鏃撞也○索隱曰鏃字林鏃音七凶反又吳王鼻傳鏃殺大王與此同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索隱曰案謂分取其兵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徐廣曰縣屬潁川音古洽反○正義曰今汝州郟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應上二往字徐廣曰千秋為校尉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

楊慎曰越妻乃越女非漢女也而徐注若以越為人名何也
何孟春曰韓千秋一段用而字緊接上文將二千人往勢如珠走盤

樓昉曰次伐南越之兵甚中經緯按大宛傳漢發三輔罪人又云赦囚徒又云發天下七科適皆罪人也出師用罪人蓋句踐敗吳取携李法也

王翦曰咸會番禺此一句不可少

按招降賜印得體按驅字即蓋子湯武歐民歐字

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索隱曰案功臣表術陽屬下郡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曰案南康記以為大庾嶺名塞上也奸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郡樛樂其妙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曰案龍亢屬漢書作龍侯服虔作印音為云龍古龍字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匯也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滄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索隱曰劉氏云匯當作滄漢書云下滄水也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降為侯為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

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為名也應劭曰瀨水流少上北攢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下離水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正義曰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水東至廣信入鬱林九百八十里或抵蒼梧使馳義侯

徐廣曰越人也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正義曰曲州協州以南是夜郎國下牂牁江正義曰江出南徼外

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

破石門索隱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曰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

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歌也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

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

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

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

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

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日靜云犂結

也音乃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犂旦為遲旦謂待明也○索隱曰鄒氏云犂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犂即比表不煩更釋又解犂黑也天未明而向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推遲

待也亦犂之義也呂嘉建德日夜與其屬數百人入海以船西去伏波

呂嘉建德日夜與其屬數百人入海以船西去伏波

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故校尉

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徐廣曰南越之郎官都稽徐廣曰表

得嘉封為臨蔡侯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韋昭曰揭音其

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陽音求例反定

皆得為侯索隱曰案漢書皆得為侯索隱曰案漢書

戈船下厲將軍兵音義曰桂林郡中諭駝屬漢索隱曰案漢書

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宋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儋耳珠

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真鬱林曰南合浦父吐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

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

亡國徵自穆文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

補方苞曰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蓋與揭陽皆自顧吏民以屬於漢故曰自定何孟春曰自定者趙光由定而來虜也故俱得封桃侯漢書及年表作隨桃侯註黃震曰南越稱帝文帝以德懷之而稱臣既稱臣武帝以詐召之而反越難夷狄人情亦難可知矣用樓船十萬師一旦以夷為

郡豈不大快然使五帝三王處此亦有文帝之懷柔而已夷狄在萬里外而必貪之何哉茅坤曰獨此小論用韻語甚奇與他篇不同似后入銘體

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羣雄莫制漢事西馳越推南裔陸賈聘說尉佗去帝穆后內朝呂嘉狼戾君臣不協卒從剽絕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二百二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 方苞增評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按閩越即今閩地東越即今永嘉地

閩越王無諸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案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門聲也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駟○索隱曰徐廣說是上云騶駟此別云閩不姓騶也

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泉州建安也○正義曰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都陽今吳芮所謂今閩州又改為福也

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王命弗王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治孝惠二年舉高帝時越功曰

按東治即今侯官縣

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都東甌徐廣曰今之永嘉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為東甌

王後數世至孝景二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

羅洪先曰莊助言辭切天子竟遣助發兵得御表之體助兵未至而聞越引兵去東甌卒舉國徙中國助亦有見哉

吳王子子駒入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云東甌王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為說。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

按師古云：漢地廣大，兵衆盛，強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

柯維騏曰：漢書曰：不戰而殞，徐廣曰：耘殞音同，按儒行傳曰：不殞，樓于貧賤則殞，耘義亦同耶。

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入海，皆曰善。即斃殺王，索隱曰：劉氏鐵音。愆從撞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殞，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音于粉，又此楚人聲重耳，隕耘音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絲君丑不與謀焉。索隱曰：絲音，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絲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絲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絲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

按顏師古云：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是也。

評點 東越列傳 卷一百二十四

日漢書作以

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

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豫章二十里有梅嶺在供崔山當

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

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

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東

成故山州侯齒

徐廣曰城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

善刻武帝爾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

章

索隱曰鄧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正義曰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

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文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

沙

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闕○正義曰越州有若邪山若邪溪若如一預州有白沙山蓋從如此邪白沙東故闕州元封元年冬咸人

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

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韓絡古

正義曰錢唐杭州縣韓姓絡古名斬徇北將軍為

禦兒侯

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

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

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

從絲王居股謀曰

徐廣曰敖東越臣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彊

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億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

將軍故封絲王居股為東成侯

索隱曰在九江萬戶封建成侯敖為

開陵侯

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臣韋昭云開陵屬臨淮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

軍說為案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娑侯

漢書音義曰音遼娑○索隱曰音繚縣名服虔曰娑音娑劉伯莊音紆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

按師古云功臣表云開陵侯建

成以故東越建

成侯斬餘善侯

二千戶而此傳

云名敖疑表誤

又云功臣表作

外石與此不同

疑表誤

何孟春曰成陽共

王子一段斷而復

續此倒敘法也

茅坤曰按漢詔徒

東越及開越之民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

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四

東越列傳

三

鳳文官

於江淮是以浙以東南及福建蓋空地也
按此贊亦用韻語

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絲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句踐之裔是曰無諸既席漢寵是因秦餘駟駱為姓聞中是居王搖之立爰處東隅後嗣不道自相誅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終

巖谷修岡千仞石川鳴齋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詳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朝鮮王滿者正義曰潮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麗都平襄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朝鮮地也故燕人也索隱曰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

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音並音寒反○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二國以屬已也應劭云玄菟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

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漢書音音傍沛反○正義曰地理志云沮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浪普大反屬燕燕王盧縮反人匈奴滿亡命

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索隱曰案地理志後應樂浪有雲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人

命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音縣也○索隱曰章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臣瓚云王險城在樂浪郡沮水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

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

柯維騏曰按朝鮮乃周封殷太師之國太師教以禮義田獵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蔽而人不為盜戰國時朝鮮準僭稱王屬于燕其後燕人衛滿破王準有其地至漢武遂拔朝鮮內屬其後風俗稍薄太史公蓋善滿能收內民聚海東以保塞外諸夷修臣節也師古云命者名也脫名籍而逃

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列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

曰東夷小國後方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麗新羅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

百一十里南至新羅國一百里傳子至孫右渠正義曰其所誘漢人滋多

又未嘗入見真番列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元封二

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曰誘一作譙說又云譙讓也諭曉也誰皆才笑反終不肯奉詔何去

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索隱曰即送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正義曰

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及將士長恐類非也即渡馳入塞正義曰入平州榆林關也遂歸報天子

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拜何為遼東東部

都尉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天子募罪人

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

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

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

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

余有丁曰按謂未能破之而前進也故後云破沮水上軍乃前

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

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

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

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

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

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

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

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

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囚其

先與右渠戰困辱囚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

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

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

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

按此敘兩將軍私心處曲盡

茅坤曰自古兩將異指鮮不敗囚者

增補已巳平水

卷三十一

朝鮮列傳

二

鳳文官歲

茅坤曰與唐李晟及懷光汴橋之屯略相似

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尼谿相參三將軍王峽四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

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剽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峽。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啖音煩，索隱曰：路人名也。啖音協。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峽路人皆囚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

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張路漢書表云張路音各。

降相路人之子最。索隱曰：最名路人之子也。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

為四郡。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為瀋清侯。韋昭曰：屬齊。索隱曰：屬齊。陰為菽苴侯。昭曰：屬勃海。索隱曰：菽音秋。苴音子餘反。

峽為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為幾侯。韋昭曰：屬河東。索隱曰：幾縣名。最

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詐

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得左將軍擅先縱，失囚多，當

誅贖為庶人。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挾

徐廣曰：言其所將卒挾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苟免爭勞，與遂皆誅

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差涉何，謂上地禍自斯，狐疑一將山遂，伏法紛紜無狀。

余有丁曰：按樓船前力攻番禺，反驅降者入伏波營，故此欲獨降之為已功也。

按師古云：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于道，故謂之降相。
黃震曰：朝鮮居秦故空地，亦元頂中。國事也。涉何為武帝生事，其國漢卒盛兵以滅之，定其國為四郡。漢固貪矣，右渠負固自取滅，以亦何愚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正義曰：在夜郎最大。索隱曰：劉氏數音所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捷為屬國也。

其西靡莫之屬。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莫在姚州北去。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顛。京西南四千九百二十五里，即靡莫之夷。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懸結耕田，有邑聚。索隱曰：懸漢書作推音。直追反，結音計。其外

西自同師以東。正義曰：邑名也。○索隱曰：漢書作桐師。比至檉榆。正義曰：在益州，檉音葉。○正義曰：檉榆縣在澤，其益都。名為雋昆明。徐廣曰：永昌有雋唐縣。○索隱曰：崔浩云：雋昆明，靡非本桑榆生屬國也。○索隱曰：崔浩云：雋昆明，也。昆明，雋州縣，蓋南接。皆編髮，隨畜遷徙。正義曰：編步典反，畜許又。毋常處，毋

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徐曰：徙在漢嘉祥音，昨在越雋。○索隱曰：服虔云：徙笮，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笮縣，在越雋。○正義曰：徙音斯，拾地志云：笮州本西蜀徼外，曰：獵羌，雋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笮州，即郡。故笮人，笮人界。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

故笮人，笮人界。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

故笮人，笮人界。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

故笮人，笮人界。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

故笮人，笮人界。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

故笮人，笮人界。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

故笮人，笮人界。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

故笮人，笮人界。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

故笮人，笮人界。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

按此傳以夜郎滇一國為首蓋漢所封也。按韓昌黎送處道士序柳柳州游黃溪記二文發端多倣此法。茅坤曰：篇首絕佳。以下次序次通西南諸夷本末亦可觀覽。

評點 史言 卷一百一十五 鳳城 會 鼎

正義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戎州冉州本冉駝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駝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又有部落也

之西自冉駝以東北君長以什數曰馬最大索隱曰索夷名即白馬氏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威王時使將軍莊躋將兵循江上正義曰躋其略反郎州昆州即莊躋所王略巴蜀黔中

以西莊躋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躋音矩灼反楚莊王弟為盜者躋至滇池地方

三百里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池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正義曰括地志云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二十里其水源

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

長之秦時常頌音畧通五尺道索隱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阨故道纒廣五

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從馬棘僮髦牛正義曰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

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

越正義曰番音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窶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

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

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

燾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

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

按以上連用以什數三字最大二字而以此皆句結之凌約言曰此以上不百四十字而西南諸夷其方隅風俗大小具見敘事明整簡盡可法茅坤曰莊躋之王楚與尉佗之王南越略相似王鑿曰敘事精到按常頌疑人姓名增王世貞曰按鄼樵云枸醬曰淨留劉淵林蜀都賦註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以蜜藏而食之辛香生巴蜀嶺南司馬相如使蜀而求之

也其狀似薑檉故有土薑檉之號今嶺南人但取其葉及藤合檳榔食之謂之葵而不用其實及攻西南夷傳南越食唐蒙枸醬諸家註各不同姑闕之

茅坤曰唐蒙亦奇士

增管惟修曰司馬相如喻巴蜀檄即其事

會補已巳平水 卷一百一十五 西南夷列傳 二 鳳城 會 鼎

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捷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

犍道指犍犍江索隱曰犍浩云犍犍船筏以為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犍犍江也蜀人司馬

相如亦言西夷印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知南夷

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

南夷道成轉相讓數歲道不通土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

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

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

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

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為自葆就正義曰令犍為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印竹

杖韋昭曰印縣之竹屬蜀犍曰印山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

市或聞印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

身毒不得要領

身毒不得要領

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

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

至滇滇王嘗羌乃留徐廣曰嘗一作賞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

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正義曰昆明在嵩州南昆縣

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

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

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

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勿國虜其老

弱索隱曰且蘭音餘及小國名也後為縣屬犍犍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

巴蜀罪人營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

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曰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

遂平南夷為犍犍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

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印君并殺

笮侯冉駝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印都為越雋郡笮都為沈犁

王維檀曰以下文常隔道者也觀之恐非且蘭也

茅坤曰八校尉擊南越後始得併定西南諸夷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一百一十一

西南夷列傳

三

鳳文館藏

按漢書無難字師古云離西南言東向事漢也

王維楨曰干番見見拘醬于大夏見印竹杖而文法錯綜如此

郡冉駹為汶山郡應劭曰今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土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笏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有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印竹西夷後掬剽分三方史記音義曰掬音賜○索隱曰掬謂被分割也剽音足妙反言西夷後被掬剽遂剽居西南三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為七郡徐廣曰掬為梓柯越嶺益州武都沈梓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西南外徼莊躡首通莫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漫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印作相維及置郡縣萬代推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終

巖谷修岡千仞石川鴻齋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七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索隱曰此不宜在西夷之下

董份曰相如集中傳乃校傳者取子長所作傳附之也史通以為相如自作非矣即自作獨不為文君事一少諱耶

茅坤曰太史公序次相如特愛其文賦而已予覽之多為碑碣奇崛然騷之再變矣特檄蜀父老與諫獵書絕佳

按非其好三字為一傳之本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索隱曰呂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之術也魏文典論云餘好擊劍以短乘長是也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索隱曰孟康云愛而字之也

相如既學索隱曰案秦密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經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貴為郎

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索隱曰張揖曰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鳳文館藏

王鑿曰按相如志獨在詞賦梁者詞賦之藪因病免有志哉
劉辰翁曰本是一段小說子長以奇著之如聞如見乃并與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畫就益至俚褻而尤可觀
葛洪曰長卿賦詩人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
楊子雲云長卿不從人問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楊慎曰琴心挑之四字古无是事亦

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曰案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爲號爾而徐廣云字爲非漢書作嚴忌者案忌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也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索隱曰案臨邛郭下之亭也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索隱曰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

无此奇徒四壁立語亦然此女見稱文君必能好詞賦者意非獨琴也
余有丁曰按謂相如傳自作者必不背著文君事織悉光緒曰按吳國倫當壚曲云病免依印今無家還蜀都文心工滌器國色委嘗墟拭鏡頭終自挑琴鳳已孤至卓家奴此辭蓋鄰相如之甚相如有知亦足羞矣
董份曰若果相如自撰豈肯盡述鄙事如此
茅坤曰此時叩令獨不能爲相如關說王孫耶
又曰他人不下手

琴心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曰張揖云挑嬈也以琴中挑音徒了反通人遺毒我腸何由交接爲鴛鴦又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邀四海求其皇有一艷女在此堂室得託子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郭璞曰問讀曰閑其得都邑之容也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曰郭璞云婚不以禮爲節也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徒空也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交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索隱曰文穎云第且也郭璞云第發語之急耳如往也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章昭曰鑪酒肆也以土爲鑪造高似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褌章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言其無耻也今銅印言犢鼻此其類矣與保庸雜作方言曰保庸謂之滌器於市中章昭曰瓦器也卓王孫聞而耻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

增補史記 卷一百二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二 鳳文 宿 載

處太史公偏下手
揚慎曰文君已失
身于司馬長卿故
倦游浪溪云已失
身于司馬為一句
長卿故倦游為一
句今人不得其讀
于長卿下又添長
卿二字失古人之
意矣
余有丁曰既云讀
子虛賦善之矣又
云未足觀豈所讀
者止齊事耶今文
選中分子虛上林
為二篇則帝先見
子虛而上林其續
秦也
補方苞曰史記所
載賦頌書疏甚畧
恐氣體為所帶塞
也長卿事跡無可
稱故獨編其文以
為傳而各標著文
之由兼發明其指

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雖貧其人林足依也。
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
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
富人居。久之。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郭璞曰主上讀子虛賦而
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
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
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郭璞曰稱烏有先生者。徐廣曰烏烏有此事
也。為齊難。郭璞曰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為
故空藉此三人為辭。索隱曰藉音假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
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
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
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音託夏反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

意以為脈絡匪是
則散漫而無統紀
矣
楊慎曰此太史公
總子虛賦之大旨
為訓註之法
倪思曰賦無異直
誇多闢靡如魚龍
曼衍欲不可極使
人動心駭目然又
不若參差形似若
有若無之為得也

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
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
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

柯維騏曰子虛烏
有之設難後之為
詞賦者宗之張衡
兩京賦有憑虛公
子安處先生之名
亦此意也相如游
梁時常著子虛賦
為武帝所善此著
天子遊獵賦復借
子虛三人之詞以
明天子之義故亦
名子虛賦賦中叙
上林故又名上林

眾囿彌山。郭璞曰眾置也音浮○正義曰。說文。
輿案。郭璞曰。脚。倚足。脚車。轆。○索隱曰。韋昭云。脚。謂
特一脚也。司馬彪曰。脚。倚也。說文云。倚。偏引一脚也。鴛於鹽浦。割鮮染輪。郭璞曰
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搗也。音而。公。反。又音而。悅。反。搗。之。於。輪。鹽。
而食之。鴛。馳也。音務。○索隱曰。染。或為卒。與下文。射。割。輪。卒。意。同。也。射中獲多。矜而

有之設難後之為
詞賦者宗之張衡
兩京賦有憑虛公
子安處先生之名
亦此意也相如游
梁時常著子虛賦
為武帝所善此著
天子遊獵賦復借
子虛三人之詞以
明天子之義故亦
名子虛賦賦中叙
上林故又名上林

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
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與猶如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病
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
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土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
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
見。蓋特其小小者耳。索隱曰郭璞名曰雲夢。索隱曰褚詮音匹棟反又音莫風

張揖云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郭璞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華容縣又
有巴丘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今安陸東見有雲夢城雲夢

司馬相如列傳

有之設難後之為
詞賦者宗之張衡
兩京賦有憑虛公
子安處先生之名
亦此意也相如游
梁時常著子虛賦
為武帝所善此著
天子遊獵賦復借
子虛三人之詞以
明天子之義故亦
名子虛賦賦中叙
上林故又名上林

司馬相如列傳

有之設難後之為
詞賦者宗之張衡
兩京賦有憑虛公
子安處先生之名
亦此意也相如游
梁時常著子虛賦
為武帝所善此著
天子遊獵賦復借
子虛三人之詞以
明天子之義故亦
名子虛賦賦中叙
上林故又名上林

司馬相如列傳

賦其實一也文選縣而枝江亦有者蓋縣名遠取此澤故有城也

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窮

鬱隆崇律峯岑巖參差日月蔽虧漢書音義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索隱曰案漢書注此卷多不題注者姓名

解者云是張揖亦兼有餘人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

青赭堊徐廣曰一作瑣○索隱曰張揖云赭赤土雌黃白垺徐廣曰音符駟案漢書音義曰白垺白石英也

錫碧金銀正義曰顏云錫青金也衆色炫

燿照爛龍麟郭璞曰如其石則赤玉玫瑰郭璞曰赤達也見琳瑯琨瑀

漢書音義曰琳玉也珉石次玉者珉瑀山名也出善金戶子曰昆吾之金者○索隱曰司馬彪曰珉瑀石之次玉也河圖云流石名珉瑀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精案字或作

昆吾瑛功玄厲徐廣曰瑛音古咸反功音勒皆次玉者瑛石武夫徐廣曰石似玉瑛案漢書音義曰瑛

石出鴈門武天出長沙也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杜衡也其狀若

蔡其臭如麝無芷白芷若杜若○索隱曰司馬彪云蕙香草也本草云蕙草一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莖魏武帝以此燒香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莖正紫也張揖云衡杜衡東下田

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經云葉如葵臭如麝蕙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名土杏味亂細辛葉似葵故藥對亦以為似細辛也蘭秋蘭本草云芷一名茝埤蒼云齊陸一曰芻字林曰茝音昌

亥反又音昌里反翼音火高反本草又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莖葉皆有長毛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雅云烏菴射干本草名烏菴也司馬彪云芻似菴本

郭璞云今歷陽呼為江離淮南子云夫亂入者若芻菴之與菴本也

江離麋蕪諸蔗蓍且徐廣曰蓍音匹次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

蕪蕪正也似蛇林而香諸蔗其柘也蓍且蕪荷也○索隱曰吳錄曰臨海縣海水中生江離正

青似亂髮即離騷所云者是也廣志云亦蕪蕪則與張勃所說又別案今芻菴苗曰江離綠

葉白華又不同樊光曰蕪水一名蕪蕪根名蕪芷藥對以為蕪蕪一名江離芻菴苗也則芻菴

蕪本江離蕪蕪並相似備是一物也博音普各反且音子餘反漢書作巴且文類云巴蕉也郭

璞以為蕪荷屬未知孰是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音移案衍壇曼索隱曰

云案衍壇下壇曼平博也

緣以大江限以巫山郭璞曰巫山今在建平巫縣也其高燥則

生葳蕤苞苴徐廣曰葳音針馬藍也苴或曰草生水中葳可食苴音力諸反草似蒲駟漢書作析孟康云斯禾似蕪麥廣志云涼州地生析草皆中國苗蕪麥是也葳莎青積徐廣曰葳音先結反駟案漢書音義曰葳類蒿也莎蒿侯也青類似莎而大也

其卑溼則生藏蕒蒹葭東薈雕胡徐廣曰烏桓國有葳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駟案漢書音義曰藏似葳而葉

大蕒蕒尾草也蒹葭也葭蘆也○索隱曰卑音婢卑下也郭璞云蕒尾似葳葳音兼加孟康云蒹葭似蘆也郭璞云蒹葭也似蘆而細小江東人呼為蒹蒿又云葭蘆也似葳而細小江東

人呼為蕪蕪音五患反葳音敵廣志云東葳子色蓮藕菰蘆徐廣曰生水中○索隱曰青黑河西記云葳我東葳音我白梁也離胡謂菰米蓮藕菰蘆郭璞云菰蔣也蘆葦也

菴蘭軒芋漢書音義曰菴蘭蒿也軒芋猶草也○索隱曰郭璞云菴蘭子可療病也軒芋生水中今楊州有之衆物居之不可勝

圖郭璞曰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

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正義曰郭注山海經云蛟似蛇而四脚小細頭有白嬰大者數十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盆吞入鼉以鼉郭璞曰其北則有陰林巨樹郭璞曰

賦賦之聖者也一以風一以頌造體極玄王鑿曰罷與罷同池與迥同謂山對擺撥迥靡耳陂陀即坡陀倪思曰罷語工丹青赤白何莫不然實字虛用

按考要云此賦射干漢書文選並若下無射干字師古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云鴉雛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葳本射干乃香草不嫌其復也又若赤後蠟蝶犀象野牛窮奇瘦挺之句漢書文選俱无之不知二書誤脫抑亦後人

所增乎
宛委餘篇云自
太史氏謂司馬
卿所載草木鳥獸
多過其實後人相
沿疑之以盧橘夏
熟答選離支等語
皆為增飾按西京
雜記載梨有大谷
細葉縹葉金葉縹
海東王紫條紫紫
青紫芳梨各十種
東七種栗四種桃
十種李十五種杏
三種植三種梅三
種棠四種梅七種
杏二種桐三種林
檜十批把十橙十
石榴十梓十白銀
樹十黃銀樹十槐
六百四十十年長
生樹十萬年長生
宮槐十扶老木十
十榴風樹十鳴風
十琉璃樹七其

北陰
梗柗豫章。郭璞曰梗柗也似梓柗葉似桑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正義曰
按溫活人云豫今之柗木也。○章今之柗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柗樟乃可分
別。桂椒。正義曰郭云桂似柗而大白花而不着子。○椒生巖嶺間無雜木多夏常青
木蘭。正義曰廣雅云似桂皮辛可食其冬夏常
食漢書音義曰離山梨朱楊赤楊也。○索隱曰郭
璞云朱楊亦楚都生水邊爾雅云檉河柳是也
漢書音義曰柗柗棗也。○正義曰小曰柗大曰柗樹
有刺冬不凋葉青花白子黃亦二樹相似非登也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螭蜺。郭璞曰螭蜺屬也。孔雀鸞鸞鳥也。漢書音
義曰騰遠獸名射干似狐能緣木。○索隱曰孟
康云騰遠獸名非也。可馬彪云騰遠
此也。郭璞云騰遠龍屬能與雲霧
百尋猶似狸而大。漢書音義曰射干地野犬似狐而小也。○索
隱曰應劭云射干首顏韋昭云一音岸鄒誕生音苦姦反協音是
兒象野犀。正義曰兒狀如
鼻牙長一大俗呼為江後犀頭
以後一角在額漢書無此一句
窮奇。獨狹。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
楚王乃駕馴駘之駟。漢書音義曰馴駘也駘如馬白身黑尾
一角鋸牙食虎豹而駕之以當駟馬也。乘雕玉之輿。靡
魚須之橈旒。郭璞曰以海魚須為旒旒
言橈弱也。通昂為旒也。曳明月之珠旗。漢書音義曰以
將之雄戟。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劍師雄戟胡中有龍者干將所造也。○索隱曰應劭云
干將吳善冶者姓如淳曰干將鐵所出晉灼曰閻闔鑄干將劍應劭說是方言
云戰中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周處風土記云戟為五兵雄也。龍音巨案
周禮治氏為戈胡三之註云胡其子也。又周禮圖謂戟反曲下為胡也。左烏鳴之雕弓。

餘草木名二千餘
種不能記者又茂
陵富人袁廣漢園
有白鵝紫鴛鴦
牝牛青兒奇獸怪
禽江鷗海鷗悉沒
入上林太液池中
有鳴鶴丹容與舟
清曠舟林菱舟越
女舟池有洲粘樹
一株大六十圍又
於交趾移荔枝百
株植上林建扶荔
宮中有蒼蒲百本
山薑十本甘蕉十
二本留求子十本
桂百本蜜香指甲
花百本龍眼檳榔
檳榔千歲子甘橘
皆百餘本夫草木
多至二千餘種則
長卿所言固未虛
也竊惜大不復知
前代帝王富盛便
不復信可發一咲
姑錄於此

索隱曰張揖云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拔隨黃帝弓羣臣抱弓而號故名烏
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文又韓詩外傳云弓工之妻曰此弓是泰山南烏號之柘案淮南子云
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號其上將飛枝勁復起標呼其上
伐取其材為弓因曰烏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也。右夏服之勁箭。徐廣曰韋昭云
名曰服呂靜曰步又謂之服也。○索隱曰案夏羿善射者又服箭之
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也。陽子驂乘。織阿為
御。漢書音義曰陽子魯人陽陵子織阿月御也韋昭曰陽子古賢也。○索隱曰張揖云陽子
伯樂也孫陽字伯樂秦繆公臣善御者也或曰織阿美女姣好貌又樂彦曰織阿山名有
為月御也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索隱曰郭璞云言頭響也司馬彪云按
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麟印印。楚距虛。郭璞曰印印似馬色而青距虛印印變交互
為得也。即陵狡獸。麟印印。楚距虛。郭璞曰印印似馬色而青距虛印印變交互
軼野馬而聽駒駘。徐廣曰軼音銳駒索郭璞曰野馬如馬而小駒駘似馬轉車
遺風而射游騏。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爾雅曰萬如馬一角不角者騏也。○索隱曰
騏驎之騏。儵眇淒淒。反駟案漢書音義曰皆疾貌。雷動燁至星流霆擊。
萬音集。弓不虛發中必決皆。韋昭曰在日所指。洞曾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
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再節裝回。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節也。翱
翔容與。索隱曰郭璞
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
飢受訕。徐廣曰飢音劇劇索郭璞曰飢疲極也訕盡也言獸有倦游者則微而取之。○索
隱曰司馬彪云微遮也飢倦也謂其倦者飢音劇訕音屈說文云飢勞也燕人

增王世貞曰古有謂勞為祝徽音古堯反。彈指眾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謂鄭曼姬婦人之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如淳云。被阿錫也。○正義曰阿細縞也。錫布。揄紵縞。徐蘭古木蘭花色慘紫楊脩詩所謂木蘭枝密樹仍高堂下花光昭節旄列真重茵歌舞地金章同色使君袍者是也。今玉蘭在吳中多似辛夷辛夷紫而玉蘭白其在南中遍山谷皆滿豈木蘭玉蘭本一物昔紫而今白邪物氣變移或有然者。

○焦竑曰騰遠射于服虔云騰遠獸名張揖云射于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禽名未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鸞鶴鸞雛翻其上騰猿飛。

○索隱曰司馬彪曰鷦鷯山雞也。許慎云鷦鷯鳥也。郭璞曰似鳳有光彩音浚宜李彤云鷦鷯神鳥飛光竟天也。微箔出織繳施。徐廣曰璞曰似鳳有光彩音浚宜李彤云鷦鷯神鳥飛光竟天也。

弋白鵠連駕。郭璞曰野鵠也。駕音加。○索隱曰爾雅云舒鴈鵠也。○正義曰鵠雙鳥下玄鶴加。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正義曰司馬彪云鵠似鴈而黑亦呼為鵠。括韓詩外傳云胎生也。相鶴經云鵠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按弋鵠鳥之上也。急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鵠。漢書音義曰鵠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既下又加玄鳥之上也。

揚桂枹。徐廣曰音曳。駟案韋昭曰枹也。張翠帷。建羽蓋。罔瑋瑋鈞紫貝。郭璞曰紫實里毛詩蟲魚疏云貝水之介蟲大者蚘音下即反小者為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成行。列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九直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貨殖傳云貝實龜是也。攏金鼓吹鳴籟。漢書音義曰攏撞也。籟籟也。擗人歌。郭璞曰唱擗歌也。擗船也音謫。聲流唱。徐廣曰鳥適反。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礪礪。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郭璞曰靈鼓六面也。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淫淫。班乎裔裔。郭璞曰皆臺。臺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臺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赤電黑雲謂之紫。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縹。縹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將割輪淬。自以為娛。廣之。後貝黑文黃畫。將膊淬染也。將音爵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土默然無以應。僕

獨棲其下蜀都賦。後伏騰布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猿猿遠字相近而誤耶。按汎與卻同四字甚有商略。註夫人鄧下疑脫曼字。按此谿谷與龍鱗同然谿谷字批。按師古云錯雜也。歲楚羽飾貌。王鑿曰鑿珊以下七字最有形容。高儀曰諸鋪敘皆景惟金隄以下靡靡可觀。揚慎曰怠而後發謂別往也。增宛委餘篇貝至經尺則贊也。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縹。縹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將割輪淬。自以為娛。廣之。後貝黑文黃畫。將膊淬染也。將音爵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土默然無以應。僕

謂之靈貝紫愈疾
朱明貝殺消氣障
震伏蛆蟲黑白各
半曰伏貝使人冥
欲無以近婦人黃
唇點齒有赤駁曰
濯貝使人善驚無
以親童子赤帶通
脊曰瞬貝使胎消
肉曰赤絡曰赤貝
使入健忘赤鼻青
唇曰營貝使童子
愚女人淫脊上有
縷句營曰碧貝使
童子盜赤中員曰
委貝使人志漁右
見相貝經愛月齋
最抄以不見此經
為恨故記其數端
王維楨曰陽雲之
臺即陽臺也其驕
之以澹泊則占地
位語也徒以芍藥
之器具為楚之雅

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郭璞曰：言有惠。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索隱曰：有作階，蘇林云階音階。南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正義曰：山名在琅邪縣界。正義曰：山名在琅邪縣界。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索隱曰：張揖云：觀關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小遊觀音一喚反。正義曰：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射獵其上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射獵其上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浮勃解。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索隱曰：游孟諸。索齊都賦云：海傍曰勃斷水曰解也。游孟諸。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索隱曰：游孟諸。索齊都賦云：海傍曰勃斷水曰解也。邪與肅慎為鄰。正義曰：邪謂東北接之括地志云：株鞞國古肅慎也。右以湯谷為界。正義曰：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上有扶桑，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也。

致與將割輪淬雖
遠竟亦何足以雄
王鑿曰：折辨得倒
倪思曰：費語不多
而氣緊吞吐已極
按此誇楚之大
增焦竑曰：邪與肅
慎為鄰邪當如字
讀師古讀為左者
非是蓋肅慎在東
北隅故曰邪以為
隣若欲言左則下
文自有左蒼梧右
西極矣韻會曰：邪
為據又非也蓋邪
本徐嗟切若國名
則如琅邪渾邪乃
余速切與此不同
按昕音剗古晒
揚慎曰：此明天子
之義
王鑿曰：意見高論

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張揖
云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
青丘山名上有田
出九尾狐在海外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曾中曾不帶芥索隱曰：張揖云帶芥刺鯁也。
若乃倣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正義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為司徒敷五教王四方會計言二人猶不能名計其數。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索隱曰：郭璞曰：復客也。何為無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曰。郭璞曰：听笑貌也。○索隱曰：復客也。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禁絕淫放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

增補史記 卷一百一十 七

司馬相如列傳 七

揚慎曰：蜥離此云皆龍類，而非龍。鮠，鮠離也。首巨，背蜥離未聞。○正義曰：鮠，鮠字同，但此叙水。族彼音陸，陸不同。耳或者水獸形，似蜥胡名爲蜥離耳。

處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玳瑁江靡○郭璞曰：應劭云：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耀乃照於江邊也。○蜀石黃磬，石黃色也。水玉磊砢，郭璞曰：水玉精也。磷磷爛爛米色皓牙叢積乎其中。鴻鵠鷓鴣駟駝鷓鴣，郭璞曰：鷓鴣，鷓鴣也。駟，駟也。鷓鴣，鷓鴣也。捷鱗擢尾振鱗奮翼潛，徐廣曰：馬魚牛也。鱗，一作鱗音揚納音納。捷鱗，捷鱗也。擢尾，擢尾也。振鱗，振鱗也。奮翼，奮翼也。潛，潛也。

郭璞曰：鷓鴣，鷓鴣也。駟，駟也。鷓鴣，鷓鴣也。捷鱗，捷鱗也。擢尾，擢尾也。振鱗，振鱗也。奮翼，奮翼也。潛，潛也。

郭璞曰：鷓鴣，鷓鴣也。駟，駟也。鷓鴣，鷓鴣也。捷鱗，捷鱗也。擢尾，擢尾也。振鱗，振鱗也。奮翼，奮翼也。潛，潛也。

郭璞曰：鷓鴣，鷓鴣也。駟，駟也。鷓鴣，鷓鴣也。捷鱗，捷鱗也。擢尾，擢尾也。振鱗，振鱗也。奮翼，奮翼也。潛，潛也。

郭璞曰：鷓鴣，鷓鴣也。駟，駟也。鷓鴣，鷓鴣也。捷鱗，捷鱗也。擢尾，擢尾也。振鱗，振鱗也。奮翼，奮翼也。潛，潛也。

郭璞曰：鷓鴣，鷓鴣也。駟，駟也。鷓鴣，鷓鴣也。捷鱗，捷鱗也。擢尾，擢尾也。振鱗，振鱗也。奮翼，奮翼也。潛，潛也。

郭璞曰：鷓鴣，鷓鴣也。駟，駟也。鷓鴣，鷓鴣也。捷鱗，捷鱗也。擢尾，擢尾也。振鱗，振鱗也。奮翼，奮翼也。潛，潛也。

郭璞曰：鷓鴣，鷓鴣也。駟，駟也。鷓鴣，鷓鴣也。捷鱗，捷鱗也。擢尾，擢尾也。振鱗，振鱗也。奮翼，奮翼也。潛，潛也。

郭璞曰：鷓鴣，鷓鴣也。駟，駟也。鷓鴣，鷓鴣也。捷鱗，捷鱗也。擢尾，擢尾也。振鱗，振鱗也。奮翼，奮翼也。潛，潛也。

郭璞曰：鷓鴣，鷓鴣也。駟，駟也。鷓鴣，鷓鴣也。捷鱗，捷鱗也。擢尾，擢尾也。振鱗，振鱗也。奮翼，奮翼也。潛，潛也。

郭璞曰：鷓鴣，鷓鴣也。駟，駟也。鷓鴣，鷓鴣也。捷鱗，捷鱗也。擢尾，擢尾也。振鱗，振鱗也。奮翼，奮翼也。潛，潛也。

郭璞曰：鷓鴣，鷓鴣也。駟，駟也。鷓鴣，鷓鴣也。捷鱗，捷鱗也。擢尾，擢尾也。振鱗，振鱗也。奮翼，奮翼也。潛，潛也。

郭璞曰：鷓鴣，鷓鴣也。駟，駟也。鷓鴣，鷓鴣也。捷鱗，捷鱗也。擢尾，擢尾也。振鱗，振鱗也。奮翼，奮翼也。潛，潛也。

郭璞曰：鷓鴣，鷓鴣也。駟，駟也。鷓鴣，鷓鴣也。捷鱗，捷鱗也。擢尾，擢尾也。振鱗，振鱗也。奮翼，奮翼也。潛，潛也。

郭璞曰：鷓鴣，鷓鴣也。駟，駟也。鷓鴣，鷓鴣也。捷鱗，捷鱗也。擢尾，擢尾也。振鱗，振鱗也。奮翼，奮翼也。潛，潛也。

按以上言水以食之，下言山谷具所產山谷之屬。

咀嚼凌藕於是乎崇山巖從崔巍崖峩。正義曰：龍力孔反，從子孔反。崔在回反，巍五回反，郭峻貌。

深林鉅木嶄巖參差。正義曰：嶄音咸，又仕衙反，參音楚林反，差楚宜反，嶄音嶄，嶄音嶄，嶄音嶄。

嶄巖參差。正義曰：嶄音咸，又仕衙反，參音楚林反，差楚宜反，嶄音嶄，嶄音嶄，嶄音嶄。

嶄巖參差。正義曰：嶄音咸，又仕衙反，參音楚林反，差楚宜反，嶄音嶄，嶄音嶄，嶄音嶄。

嶄巖參差。正義曰：嶄音咸，又仕衙反，參音楚林反，差楚宜反，嶄音嶄，嶄音嶄，嶄音嶄。

嶄巖參差。正義曰：嶄音咸，又仕衙反，參音楚林反，差楚宜反，嶄音嶄，嶄音嶄，嶄音嶄。

嶄巖參差。正義曰：嶄音咸，又仕衙反，參音楚林反，差楚宜反，嶄音嶄，嶄音嶄，嶄音嶄。

嶄巖參差。正義曰：嶄音咸，又仕衙反，參音楚林反，差楚宜反，嶄音嶄，嶄音嶄，嶄音嶄。

按登降句重上文。

登降施靡。正義曰：郭云：施靡猶連延也。○郭璞曰：音蟲身之身。○索隱曰：郭云：音蟲身之身。○索隱曰：郭云：音蟲身之身。

登降施靡。正義曰：郭云：施靡猶連延也。○郭璞曰：音蟲身之身。○索隱曰：郭云：音蟲身之身。

登降施靡。正義曰：郭云：施靡猶連延也。○郭璞曰：音蟲身之身。○索隱曰：郭云：音蟲身之身。

登降施靡。正義曰：郭云：施靡猶連延也。○郭璞曰：音蟲身之身。○索隱曰：郭云：音蟲身之身。

登降施靡。正義曰：郭云：施靡猶連延也。○郭璞曰：音蟲身之身。○索隱曰：郭云：音蟲身之身。

光緒曰：江離，蕪皆香草，流夷亦草名，有微香。

被以江離。正義曰：被以江離，被以江離也。○郭璞曰：被以江離，被以江離也。○郭璞曰：被以江離，被以江離也。

按以下略言草木。

攢戾莎。徐廣曰：草可染紫。○揭車，衡蘭，豪本射干。徐廣曰：揭音樂，駟案郭璞曰：揭車一名乞與，豪本，稟射干，十月生，皆香草。

增補史記平水。

司馬相如列傳。九。鳳。官。成。

壯麗而神仙游珍寶出焉

按師古云旁唐文石也

按此一段言苑中草木果實

之忍 嶽巖倚傾 差我磔磔 徐廣曰我一作池磔音雜磔音五合反○索隱曰埋蒼云磔磔高貌磔音士劫反磔音五得反又字林音磔才匣反

反 刻削崢嶸 自然若彫刻也 玫瑰碧琳 珊瑚叢生 正義曰郭云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

格交錯 瑁玉旁唐 徐廣曰瑁音盤瑁云 瑣編文鱗 徐廣曰瑣音瑣編音瑣 赤瑕駁犖 索隱曰說文云瑕玉

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司馬 禳市其間 徐廣曰禳一云逐 垂綏琬琰 和氏出焉 徐廣曰垂綏一作朝采琬琰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於是乎盧橘夏孰

徐廣曰垂綏一作朝采琬琰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於是乎盧橘夏孰 二人曰琬曰琰琰愛二女 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種似橘而非若袖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

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種似橘而非若袖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 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

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樹上覆裘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即 黑色 黃甘橙棣 徐廣曰音 批把燃柿 徐廣曰燃音而善反果也○索隱曰張揖云燃

是也 黃甘橙棣 徐廣曰音 批把燃柿 徐廣曰燃音而善反果也○索隱曰張揖云燃 支木也燃音烟此說為近說文曰燃酸 檉棗厚朴 徐廣曰檉音亭山梨○索隱曰司馬彪

厚朴藥 檉棗楊梅 徐廣曰檉音亭山梨○索隱曰司馬彪 名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菓可作酒也○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 隱夫鬱

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菓可作酒也○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 隱夫鬱 棣格探荔枝 徐廣曰棣一作棣格音杏隱曰棣音下李也棣實似櫻桃格探似

枝來謂以果實勞 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廣志云樹高五六丈如 羅浮後宮 列乎北園 賄

知漢已有之此賦 桂樹綠葉冬夏青茂有華朱色荔枝字或作離音力致反 羅浮後宮 列乎北園 賄

所謂格探荔枝是 破南越起扶荔宮 植所得奇草異木 荔枝自交趾移植 百株無一生者連 年役移植不息後 數歲一株稍茂終 無華實帝亦珍惜 之二日恭死守吏 坐誅者數人因不 復時其實則歲貢 焉郵傳者疲斃於 道極為民患至後 漢安帝時交趾郡 守極陳其弊乃罷 貢

丘陵 郭璞曰賄猶 下平原揚翠葉 祝紫莖 郭璞曰 發紅華秀朱榮

煌煌扈扈 照耀鉅野 沙棠檉櫨 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呂 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檉櫨名櫨似檉

葉冬不 華汜檉櫨 徐廣曰汜一作楓檉案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以為索也○索隱曰古 曰楓為樹厚葉羽莖入風則鳴故曰攝攝檉平仲 木也亦云火藥木一云玉精食其子得為仙也 留落胥餘 仁類并問 徐廣曰類

素郭璞曰落櫨也香餘似并問并問櫨也皮可作索餘未詳○索隱曰晉灼云留闕未詳司馬 彪云晉邪樹高十尋葉在其末異物志實大如瓠繫在顛若挂物實外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 裏有膚厚半寸如猪膏裏有汁斗餘清如水味美於蜜也孟康曰仁 類櫨也姚氏云櫨一名櫨即仁類也林邑記云樹葉似甘蕉類音實 攪檀木蘭 豫章

女貞 漢書音義曰攪檀櫨別名也女貞木葉冬不落○索隱曰櫨音讒皇 覽云孔子墓後有櫨檀樹也荆州記宜都有喬木叢生名為女貞 長千仞大

連抱 夸條直暢 實葉枝茂 攢立叢倚 連卷累危 崔錯發飀 古委 字

阮衡 問阿 徐廣曰發音拔 攪案郭璞曰攪音委問音惡可反阿音魯可反○索 隱曰郭璞云崔錯發飀者蟠戾相摻也阮衡問阿者揭豎傾敬貌也 垂條

扶於 落英幡纒 郭璞曰扶於猶扶疎也幡纒偏幡也音 索隱曰張揖云 瀾苳岫吸 徐廣曰苳音栗○索隱曰郭璞云皆林木鼓 動之聲瀾苳音留苳如字岫古卉字吸音翁 蓋象金石之

聲 正義曰金 管籥之音 正義曰廣雅云象篋長一尺圍一寸有六孔 柴池 菹虎 廣

曰柴音差虎音多○索隱曰張揖云柴池 參差也菹虎不齊也菹音差虎音側氏反 旋環後宮 雜遘累轉 徐廣曰雜 一作抽 被山綠

按此一段言苑 曾補已巳 平水 卷二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十一 鳳文館藏

曾補已巳 平水 卷二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十一 鳳文館藏

曾補已巳 平水 卷二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十一 鳳文館藏

曾補已巳 平水 卷二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十一 鳳文館藏

谷循阪下陽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雖獲飛鷗徐廣曰

音于季反馴案漢書音義曰雖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獲似獼猴而大飛鷗飛鼠也其狀如兒而鼠首以其類也○索隱曰郭璞云蠅蠅鼠也紫毛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雖音贈遺之遺蠅

音誅玄猿猿之雄者黑色也素雌猿之雌者紫色也獲音古約反雖今狝尾蛭蠅蠅錄徐廣曰

端為兩歧天雨便以尾掛鼻兩孔郭璞云獲色蒼黑能獲得人故云獲也○索隱曰張揖云獲也

曰蛭音質馴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郭璞曰蠅蠅似獼猴而黃蛭未聞○索隱曰張揖云蛭蟻也蠅蠅獼猴也顧氏云獲音途卓反山海經云鼻塗山下有獸似鹿馬足人首四角名為蠅蠅獼猴即此也字或作蠅郭璞云獲非也上已有雖獲此不應重見又神異經云西方深山有獸毛色如猴能緣高木其名為蠅蠅字林云蠅音狄蛭蠅二獸名

腰以後黃一名黃腰食獼猴蛇未聞姚氏案山海經云即山有獸狀如龜白棲息乎其間

身赤首其名曰蛭又說文云蠅胡黑身白腰若帶手有長白毛似掘板也

長嘯哀鳴翩幡互經正義曰郭云互經互相經過大蟠枝格偃蹇杪顛正義曰大音妖蟠音矯杪音弔

沼反郭云皆後猴在樹共於是乎踰絕梁正義曰張云絕梁斷橋也郭云梁厚石絕水也騰殊榛正義曰騰姿態也天蟠類申也踔稀間郭璞曰踔踔踔也託鈞反牢落陸

離爛曼遠遷正義曰郭云奔走崩騰狀也顏云言其聚散不常雜亂移徙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

往來宮宿館文庖厨不徙後宮不移正義曰說文云庖厨屋鄭玄註周禮云庖之言苞也苞裏肉曰苞直也後宮內

人也言官館各自有

徐廣曰以玉為飾馴案郭璞曰鏤象山所出與言有離鏤蚺屬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

為旌有似虹蜺氣

靡雲旗正義曰張云畫熊虎於旌似雲氣也前皮軒後道游郭璞曰皮軒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

皮者也道道車游

游車皆見周禮也

孫叔奉轡衛公駟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大僕公孫賀也衛公者衛青也大僕御犬將軍駟乘也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鹵簿矣○索隱曰晉灼云扈大也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隨天子乘輿也

鼓嚴簿縱獵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江河為陸泰山為櫓

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

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郭璞曰貔執美虎屬也音毗搏豺狼正義曰搏擊也杜林

云豹似狗白色

按長嘯哀鳴與前啜噪相應

客一本作舍

按至此始言校獵之事

按四校者闌校之四面也

按生者言生得之也

按此言凌險阻而獵奇獸

按師古云推亦謂弄之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二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十二

鳳文

官

職

余有丁曰此類有全文重出者蓋未檢也

按此言極幽遠而獵奇物按師古云流離困苦之也

馬汝驥曰輕舉歛忽之狀極而至千軌電足矣又遺光曜于後如見怪逐之殊不可極賦之夸麗於是為最

按此言凌虛空而獵飛物

索隱曰解音蟹 格瑕蛤 鉅猛氏 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獸名○索隱曰晉灼云瑕

陷腦 索隱曰張揖云腦項也陷 弓不虛發 應聲而倒 於是乎乘輿彌節

裴回 翱翔往來 睨部曲之進退 覽將率之變態 然後浸潭促節

白鹿捷狡兔 徐廣曰轉音鏡一作有也○正義曰轉音衛抱朴子云白鹿壽千

電遺光耀 徐廣曰超陵赤電電 追惟物出宇宙 正義曰惟物謂游鳥飛處也張揖

擇肉後發先中 命處弦矢分藝 燈什 徐廣曰射準的 然後揚節而上

浮陵驚風歷駭 正義曰駭音必遙反爾雅云 乘虛無與神俱 正義曰張

道孔鸞促駮 驪拂鷺鳥捎鳳皇 漢書音義曰道秦由反鷺鳥維反張云山海經

曰梢山交反京房易傳云鳳皇前麟後雞味燕頰此頸龜背魚尾駢翼高丈二尺東山經云其狀如鶴五采而首文曰經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股文曰信是鳥自歌自舞雄曰鳳雌曰捷駕雛掩焦明 鷓鳴似鳳○索隱曰張揖云鷓明西方之鳥也樂汁圖徵曰鷓明皇 捷駕雛掩焦明 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正義曰按長喙疎翼覓尾非幽閉不

集非珍物不食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 招搖乎襄羊 索隱曰郭璞曰襄羊猶彷徨 降集乎北

絃 郭璞曰絃維也北 率乎直指 闔乎反鄉 歷石闕 歷封巒 過雉鵲 望

露寒 徐廣曰難音支 駟索漢書音 下棠梨 漢書音義曰宮名也在 息宜春 正

臺 漢書音義曰觀名 西馳宣曲 濯鷓牛首 漢書音義曰宜曲宮名在昆明 登龍

之所得獲 徐廣曰鈞 觀徒車之所 駢轡 正義曰駢 乘騎之所 蹂若

徐廣曰蹂 音人久反 人民之所 蹈躡 與其窮極 倦飢 音劇 驚憚 惛伏 不被

創刃而死者 佗佗籍籍 填坑滿谷 揜平彌澤 於是乎游戲 懈怠

置酒乎昊天 之臺 索隱曰張揖云臺 張樂乎 軫軻 之宇 徐廣曰軫音葛

曠遠深 撞千石之鐘 立萬石之鉅 建翠華之旗 樹靈鼉之鼓 郭璞曰

中加羽葆其 奏陶唐氏之舞 聽葛天氏之歌 漢書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號

上所謂樹鼓 奏陶唐氏之舞 聽葛天氏之歌 呂氏春秋曰葛天氏樂三人操

增補史記 平水 卷三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十三 鳳文館藏

牛尾投足以歌○索隱曰張揖云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呂氏春秋云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千人唱萬人唱山陵為之震動徐廣曰一作動川谷為之蕩波

巴榆宋蔡淮南于遊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務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慕此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漢書音義曰于文成顛歌郭璞曰未聞也索隱曰文穎金鼓迭起鏗鎗鎗

磬洞心駭耳郭璞曰磬鼓音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察行

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所以

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云狄鞮地名在河內出善倡者

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索隱曰郭璞云言恣其觀也靡曼

美色於後索隱曰張揖云靡細曼澤也韓子曰曼服皓齒也若夫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名○索隱曰

伏儼云青琴古神女也如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為洛水之神宓音伏 絕殊離俗索隱曰郭璞云俗無雙也妖冶嫵都郭璞云

妖好也都雅也詩云妖人燎兮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 靚莊刻飭便嬛綽約郭璞云靚莊靚也廣雅云靚容也張揖曰便嬛猶婉婉也娥媚娉嫋

郭璞曰靚莊靚也廣雅云靚容也張揖曰便嬛猶婉婉也 娥媚娉嫋

徐廣曰娉音乃丹反嫵音弱○索隱曰嫵蒼云嫵媚悅也通俗文云嫵媚謂之嫵媚郭璞云嫵媚細弱也小顏曰細弱總謂骨體也 拙獨爾之禴禴

曰拙音曳禴禴○索隱曰張揖云禴袖也 郭璞曰獨爾爾也埤蒼云禴衣長貌也 眇閭易以戍削徐廣曰閭易衣長貌也 媼

媼微循郭璞曰衣服婆娑貌○正義曰媼四連反媼音先微音白結反循音屑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

郁皓齒粲爛宜笑的樂索隱曰郭璞曰鮮明貌也楚詞曰美人皓齒以媼又曰娥眉笑以的樂音磔也長眉連娟

微睇繚藐索隱曰郭璞云連娟眉曲細也繚藐視遠貌色授魂與心愉於側索隱曰

曰張揖云彼色來授我我鬼往與 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苾然而思似若有

亾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弃日順天道以殺伐

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

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

贍萌隸墮墻垣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正義曰實

滿陂池任采 虛宮觀而勿仞正義曰仞音刃亦滿也言離宮別館勿令人居止並廢罷也發倉廩以振貧

窮補不足恤寡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

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十四 鳳文館藏

楊慎曰此收拾歸正所謂卒章歸之于節儉因以風諫

董份曰人樂極倦過則反理長得其情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十四 鳳文館藏

董份曰此射獵道
德者

玉鸞游乎六藝之囿正義曰六藝云言田獵說則通驚乎仁義之塗覽觀
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射狸首兼駟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駟虞為節諸侯

首者樂會時也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索隱曰張悲伐檀
以雲罕為旌旗者非也且索中朝函海圖云雲罕獨駒不兼言九旒罕車與九旒
車別也揜捕也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云羣雅也
索隱曰張揖云其詩

樂樂胥索隱曰毛詩桑扈云君子樂胥受天之祿言王者樂得賢述易道
刺賢者不遇明主

修容乎禮園正義曰禮所以自翱翔于書圃正義曰尚書所以明放怪獸正義曰張揖云苑中登
正義曰易所以潔靜微妙於上辨二儀陰陽中知人事

明堂坐清廟正義曰明堂有五帝廟故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
受獲正義曰言天下之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

喟然興道而遷義索隱曰漢書作肅然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

羨於五帝索隱曰司馬彪云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

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索隱曰抗費府庫之財而

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

王懋曰相如此賦
決非一日所能辨
蓋其運思精工亦

已久矣及是召見
因以發揮不然何
以不俟上命遽曰
請為天子遊獵之
賦是知此賦已平
時製下而非一旦
倉卒所能為者西
京雜記謂相如為
上林子虛幾百日
而後就此言似可
信

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
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

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

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

山谷水泉萬物及于虛言楚雲夢所有甚眾侈靡過其實且非

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曰大顏云不取其奢奢靡麗通夜郎西

蜀吏卒千人索隱曰索巴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

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

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

王維楨曰此子長
史筆斷案而非長
卿自作傳明矣
董份曰唐蒙武帝
實任之奚責焉蓋
蒙無以謝蜀
王世貞曰長卿以
賦為文故難蜀封
禪祿麗而少骨實
傳以文為賦故吊
屈鵬鳥率直而少
致

按非上意三字
喻民本肯太史

公特首揭之。楊慎曰得告諭之體裁以大意令使。者與蜀民兩分其責。茅坤曰兩責兩釋。極得論檄體。樓助曰一篇之文。全是為武帝文過。飾非最害人心。術然文字委曲回護。出脫得不覺。又。不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當。一。半。不。是。最。善。為。辭。深。得。告。諭。之。體。

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誦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平番禺。太子入朝。曰文穎云番禺南海郡理也。平至也。東伐閩越。後至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平讀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平爾。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契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曰喁。五恭反。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口向上也。此說巴蜀。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本意未嘗發兵。索隱曰賈逵云言發卒不過如此。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索隱曰張揖云之眾。與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案唐蒙又謂過于郡守。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為使而用軍與法制。故驚懼蜀人也。亦責百姓不是處。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奠縣著。枯棹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之。○索隱曰字林云。奠。漉米。藪也。音一六。反。黨要云。奠。測其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燧。主晝。皆攝弓而馳。音索隱曰攝。音女。類反。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

非理之患。楊慎曰皆非陛下之意也。結前亦非人臣之節也。生後董份曰當時巴蜀民未嘗知兵。故以邊郡之習戰者風示之。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生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索隱曰如淳云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索隱曰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囚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索隱曰重。猶難也。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百

楊慎曰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本似不切意。者其中必有利漢弊。而逃者難顯責之。楊慎曰末篇數語。通繳以前意。漢文多此法。患使者有司之若彼。則繳發軍與制。擅為轉輸。非陛下之意。悼不肖愚民之如此。則繳發自賊殺。非人臣之節。身死囚。

縣有蠻夷。曰道。○索隱。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母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

名謚為愚民之意
遺信使曉諭百姓
以發卒之罪則不
順者已誅而為善
者未賞故遣中郎
將軍使之而士民特
以衛使者不然之
意皆關繳其中數
之以不忠死以之
罪讓三老孝弟以
不教誨之過則邊
士之盡忠而行者
之不能父兄之教
不先之意亦關繳
于中文字最有關
鎖
余有丁曰作賦修
靡而作激明切渾
厚此其為相如之
文也
按至是相如貴
矣果得遂題橋
之志
蘇軾曰相如始以
汚行不齒於蜀人
既而以賦得幸天

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
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案巨萬猶萬萬也數有大小二
法張揖曰算法萬萬為億是小數也
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索隱曰案謂
公卿所言也是時卬作之君長索隱曰
文穎云
卬者今為卬都縣者今
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
請吏比南夷索隱曰謂請置漢吏
為定作縣皆屬越嵩郡也天子問相如相如曰卬作再駝者
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
郡縣愈於南夷索隱曰張揖云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
南夷謂犍為牂牁也西夷謂越嵩益州也天子以為然乃
拜相如為中郎將索隱曰四百石五
歲遷補大縣令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克國
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
初元年為大鴻臚卿也
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
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索隱曰案亭史名亭長弩
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
自負矢則亭長當負弩也且負弩是守宰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
東太守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放趙擊秦秦軍解去平原君負爛天迎公子於界上也是也蜀人
以為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僊橋送客觀相
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乘赤車馬不過汝下也於是卓王孫臨
卬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

子未能有所建明
立絲毫之善以自
贖而創開西南夷
逢君之惡以思苦
其父母之邦乃復
矜其車服節施之
美使邦君負弩先
驅豈詩人致恭祭
梓萬石君下里門
之義乎卓王孫暴
富遷虜也故眩而
喜耳蜀多君子何
喜之有

女尚司馬長卿晚索隱曰小顏云尚猶配也
本或作當蓋後人改爾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
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卬作再駝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索
隱曰鄭氏斯音曳張揖云斯俞才俞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部
音舊傳謂之斯曳華陽國志云卬都縣有四部斯曳一也除邊關關益斥索隱曰
張揖云
西至沫若水索隱曰張揖云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也若水出旄
牛徼外至犍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沫水音沫又音末南至
牂牁為徼索隱曰張揖云徼塞也
以木柵水為徼夷界通零關道徐廣曰越嵩
有零關縣橋孫水韋昭曰為
孫水作橋
以通卬都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犍道通南中置越雋
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犍道王首置牂牁郡也還報天子天子
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
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索隱曰案業者本也本由
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乃著書籍以蜀
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
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
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正義曰
高祖惠
帝高后孝文
孝景孝武
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索隱曰韋昭
云湛音沉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曰攘却
也音女羊反風之所被罔不被靡因
朝冉從駝定祚存卬略斯榆舉苞滿索隱曰服虔云夷種也
滿一或作滿也結軌還轅

獲昉曰武帝事西
南夷豈是好事其
實相如只是強分
疏至以禹治水為
增補史記

評林 卷之七 司馬相如列傳 十七 鳳文館藏

評點 史記言才

此可謂盛矣使
人主觀之乃所以
助成其好大喜功
之習非所以正救
其習也然文字自
佳
楊慎曰羈縻勿絕
馭夷狄之正法
董份曰古天子所
以羈縻者非以廣
臣屬也所以維之
使不為百姓患害
耳
余有丁曰此見自
古不屬而漢與事
楊慎曰弊所恃以
事無用誠中當時
之弊
劉辰翁曰此數語
折難說言主意

索隱曰張揖云結
屈也軌車迹也
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
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
羈縻勿絕而已索隱曰索羈馬絡頭也縻牛紉也漢官儀云馬
云羈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
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
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
之且夫印笮西夷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
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
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索隱曰張揖云
也包愷音一故反
又音烏鳥者安也然斯事體太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
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麤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
也索隱曰索常人
見之以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索隱曰張揖云非常之事
其本難知眾人懼也及臻

楊慎曰禹治水之
事證非常之意然
以此漢武帝事四
表之功則擬非其
倫也
董份曰比禹事雖
不類然正欲以明
非常
○詹惟修曰雖是
說詞然寫出武帝
非常狀屹然在千
古之上
○又曰委瑣以下
常者也崇論宏議
以下非常者也威
殊俗異域功之非
常者也疏述不閉
而下則臻厥成而
天下晏如矣

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淖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高
隘而不安夏后氏咸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贍菑徐廣曰漉
一作瀉
斯之勤豈唯民哉索隱曰索謂非獨人
勤禹亦親其勞也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朕
無朕膚不生毛徐廣曰朕音竹移及朕種也一作朕音湊膚理也朕音殷○索隱曰張
揖云朕一作威躬體也威湊理也韋昭曰朕威中小毛也朕音真尸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
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璫索隱曰孔文祥云委
瑣細碎握璫局促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
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
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索隱曰索天子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
已并天為三是參天也故禮曰天子與天
地參是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毛
傳曰濱是也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溥衍溢索隱曰索浸溥
猶漸浸也懷生之物
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

增補史記評林

卷行下七

司馬相如列傳

十八

鳳文官

董份曰相如之文
中間有賦體

○唐惟修曰詳其
郡名一作代賦其
字從弋弋狀也繫
紅水也郭忠恕曰
從弋者謬甚今盤
江與崇安江皆然
讀萬卷書而不行
萬里路者亦不能
識字信哉
楊慎曰夫拯民于
沉溺至終于逸樂
又括一篇之意而
總繳之拯民沉溺
激前禹治水事以

下繳漢武事又以
申言非常固常之
所異及臻成晏如
之旨也
楊慎曰此段括一
篇之意而總繳之
余有丁曰此封禪
遺書所由作也
楊慎曰鷓明羅者
之喻所以言非常
固非常情之所度
也
倪思曰憂愛懇款
語厚意長可為奏
疏法一字一句形
容精密雖有千賦
不及此疏也

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
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幸。幼孤為奴。係
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洋洋物
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盤夫為
之垂涕。徐廣曰。蓋音戾。○索隱曰。張揖云。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狼戾之夫也。字或作戾。蓋古戾字。
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索隱曰。二方。謂西夷。○索隱曰。張揖云。南夷。詳柯夜郎也。
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微辨
河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
長駕。使疏迷不閉。索隱曰。迷。遠言其疏。遠者不被閉絕也。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索隱曰。阻深。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
中外提福。徐廣曰。提。作提。音支。○索隱曰。說文云。提。安也。音市支。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
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
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

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索隱曰。張揖云。合在。於憂勤佚樂之中也。方將

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成一作。出。其。上。故。云。減。五。登。三。此。說。非。也。虞。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一。以。漢。盈。之。然。以。漢。為。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章。昭。之。說。符。也。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鷓。明已翔

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

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

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故因靡徙。因遷延而辭避。索隱曰。案。故。因。失。容。也。靡。徙。失。正。也。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

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

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間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正。義。曰。長。楊。獵。義。南。二。里。上。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為。名。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

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

獲。索隱曰。張揖云。泰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也。捷言慶忌。索隱曰。張揖云。吳。王。僚。之。子。勇期賁育。正。義。曰。賁。音。奔。賁。古。之。勇。士。水。

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

捷言慶忌。勇期賁育。

捷言慶忌。勇期賁育。

捷言慶忌。勇期賁育。

捷言慶忌。勇期賁育。

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董份曰見獸亦有聲音動天夏育亦古之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存之地索隱曰謂所不慮犯屬車之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乘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駭不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

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楸之變徐廣曰楸音巨月反鈎逆者謂之楸

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

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

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

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

千金坐不垂堂索隱曰張揖云畏簷瓦墮中人樂彥云垂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

失也其辭曰登陂池之長阪兮索隱曰陂音何反坐入曾宮之嵯峩漢

今徐廣曰徑音力工反索隱曰徑古江反晉灼通谷譖兮洽澗索隱曰洽音呼

行索隱曰夢音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

揭索隱曰說文云瀨水瀨沙上也彌節容與兮索隱曰容與游歷弔二世持身不謹

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負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

而愈休精罔闐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正義曰太玄經云九天謂一

鳴呼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索隱曰百官志

增補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司馬相如列傳 二十 鳳文會集

揚慎曰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二句一篇主意

王鑿曰起得磊落悲慨

董份曰傳居者移易而居也

康海曰古人作文皆有依倣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

按格澤旬始俱氣之狀也

石掌按行 天子既美于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

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索隱曰張揖云大人喻天子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張華云相如作遠遊

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索隱曰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全反小顏及劉氏並作儒讀云儒柔術士之稱皆非也形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索隱曰韋昭云瘠也文子云瘠臞瘦此

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

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

遊索隱曰如淳云武帝云誠得如黃帝去妻子如脫屣是悲世俗迫隘也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

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為竿旄葆也總係也

垂旬始以為慘兮批彗星而為鬚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長竿以為葆者也批彗星綴著也鬚髮也鬚髮尾

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旖旎以爲燕尾

攬攬槍以為旌兮正義曰天官書云天攬長四尺末銳靡屈虹

而為綢漢書音義曰綢韜也以斷虹為旌虹之韜紅杏渺以眩溘

兮焱風涌而雲浮漢書音義曰旬始屈虹氣色紅杏渺眩溘溘溘混也蘇林云眩音焱溘音焱晉灼云紅赤色貌杏渺溘溘混也

王維慎曰應龍以下形容龍之變態稠疊若不及其實不過五句而每句數意此賦之變態尤得意者

按畔岍自縱之貌驤舉也屬類不齊也

註轉音二字恐行

按糾髮相引也叫果相呼也按荏風飛相及也丹翁走相迫也

駕應龍象輿之螭畧透麗兮駮赤螭青蚪之蛟螭蜿蜒低

仰天矯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索隱曰張揖曰据直項也驕驚縱恣也据音據驕音居召反驚音五到反蠖以

連卷索隱曰韋昭云蠖龍之形貌也沛艾赴蟻仡以佶儼兮漢書音義曰赴蟻不前也○索隱曰張揖云赴蟻牙跳也赴音居幼反蟻音許救反仡音頭也仡音魚乙反佶音勅吏反儼音魚吏反放散畔岸驤以孱顏索隱曰服虔云馬仰頭其口開正孱顏也韋昭曰孱音吾板反詩云兩服上驤注云驤馬是也

蹀躞鞞鞞容以委麗兮綢繆偃

蹇怵奘以梁倚徐廣曰蹀躞乍前乍卻也蹀音丑栗反蹀音勅畧反鞞音烏葛反鞞音曷

糾蓼叫果踖以般路兮徐廣曰般音介至也○索隱曰蓼音了果音五到

葳蒙踴騰而狂趨漢書音義曰葳蒙飛揚也趨走莅颯卉翕燹至

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

相求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

東正義曰廣渡也張云飛泉谷也在崑崙山西南悉徵靈囿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漢書音義曰瑤光北斗杓頭第一星

使五帝先道兮正義曰遵導應云五帝五時帝太皞之屬也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音義曰陵陽

然高飛如鳥之騰也。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正義曰：張云：陰山在大崑崙西二千七百里。吾乃今日睹西

王母，矍然白首。徐廣曰：矍音下沃反。○索隱曰：矍音鶴。○正義曰：張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矍然白首，石城金室，充居其中。載勝

而穴處兮。郭璞曰：勝，玉勝也。○正義曰：顏云：勝，足鳥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

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殮朝霞

兮。噍咀芝英兮，噉瓊華。徐廣曰：噉音所小食也。○案：韋昭曰：瓊華，玉英。媿侵尋而高縱兮，紛

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媿音鐵。○索隱曰：漢書：媿，作媿，媿仰也。音禁。媿音魚錦反。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

之滂沛。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門也。倒景，日在下。○正義曰：張云：豐隆，雲師也。准南子云：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雨。按：豐隆將雲雨，故云滂沛。馳游道

而脩降兮。正義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降，下也。鴛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

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廖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恫恍

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相如既奏

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

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

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正義曰：姓，所名忠也。風俗通：姓，氏云：漢書有諫大夫所忠氏。而相如已死，家

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

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

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

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索隱曰：文穎云：選，數也。

率邇者踵武。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近世之遺迹。徐廣曰：索隱曰：言循覽近代之真，則踵踏者可知也。逖聽者風聲，廣

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紛綸歲時，堙滅而不稱者，不可

勝數也。索隱曰：胡廣云：紛，亂也。淪沒也。歲，時也。張揖曰：亂貌。續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

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人。○索隱曰：見韓詩外傳及封禪書也。罔若淑而不昌，疇逆

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騶，案韋昭曰：疇，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凶。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

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索隱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案六經詩書禮

樂易春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

也。尚足置齒頰間哉。

黃震曰：相如素行不謹，立朝專是逢君之惡，或者猶以

其文墨取之，不知大人等賦封禪等書，正其逢君之具也。尚足置齒頰間哉。

註勝代之代恐
王維慎曰：自茲焮
卉翁曼延，淫灑至
載玉女語，使人駭
聽而卒歸之，正蓋
西王母數語是也。
倪思曰：群仙以降
曼延，淫灑至載玉
女使人駭且欲悔
而卒歸之，正至西
王母數語使人意
消何神仙之足音
亦遠遊却又似有
所未見，未肯以為
虛無也。虛無之善
者也。
王鑿曰：跌宕至此
極矣。
王世貞曰：自古

按音風聲見其遠也注風雅之聲
揚慎曰初言自古以來封禪者七十
二君又言軒轅之前遐遠不可詳聞載籍之傳可觀者則自唐堯而下惟周為盛而近于漢故止以周之封禪者比擬言之先言周而後漢以發漢之功德殊異而符瑞豐著乃不敢封禪改其結之曰進讓之道何其爽歟進謂周也讓謂漢也董份曰千載而聲教始絕見其遠也故曰善終

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鄧隆者鄧字宜為程平或為程北地有鄧縣程大也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鄧至也○索隱曰爰於及也鄧大也盛也爰光云鄧可見之大也徐及皇甫之說皆非也以言文王改制及周而大盛也
大平之道於是成矣○索隱曰應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助云大行謂以言道德大行也
無惡聲 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濛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
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纘祿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纘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成法易故也
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夫漢之德逢涌原泉章昭曰漢德逢涌如泉原也○索隱曰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泉原之流也又作峯讀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之德也
湧漫行旁魄四塞雲專霧散徐廣曰專音布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徐曰音衍駟案漢書音義曰暢達也垓重也泝流也埏若八埏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
懷生之類濡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闊泳泳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迥遠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
首惡湮沒闇昧昭昏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首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
昆蟲凱澤回首面內韋昭曰面向也然後圍騶虞之珍羣徵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徵遇也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也
渠一莖六穗於庖徐廣曰渠瑞禾也騶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索隱曰鄭德云渠擇也說文嘉禾一名渠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渠也
犧雙解共抵之獸徐廣曰抵音底騶案漢書音義曰犧牲也駘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
獲周餘珍收龜于岐徐廣曰一作放龜騶案漢書音義曰收龜也岐水名也
招翠黃乘龍於沼漢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嘗黃其何不下來余吾渥注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索隱曰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翠黃孟說是也周書云乘黃似麟背上有兩角也
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囿為賓旅於閒館矣郭璞曰靈囿仙人名也
奇物譎詭椒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索隱曰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魚入王舟俯取以燎隕墜之於舟中
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惡乎漢書音義曰介大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大山封禪不亦惡乎
進讓之道其何爽與徐廣曰爽差異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進讓也言周未可封禪為進讓可封禪而不封禪為讓也○索隱曰爽猶差也音漢周進讓之道皆差也
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德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讓德音惠順也
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泉變

揚慎曰徐楚金云漢字諸解惟鄭德得之徐廣瑞木臆說字林亦據此文而傳會之耳

揚慎曰此段託以大司馬進言按諸夏樂貢而下言功德之盛

曾補之曰平水 司馬相如列傳 二十四 二八 官

符瑞象變而下，言符瑞之盛。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索隱曰：文類云：不獨一物初創見也。胡廣云：符瑞象多應期相繼而

按泰山而下，言謙讓不封禪也。道為爽之意。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幸蓋號以況榮。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為名號。索隱曰：案本或

作望華蓋，華蓋星名在紫微大帝之上，今言望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華字，而虞華流則集則唯云幸，幸當是也。於義亦通，直以後人見幸下有蓋字，又幸字似華，故因疑惑，遂定華字使誤也。文類云：蓋合也。言考合前代之君，揆其榮而相比，况以為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賜榮名也。於義為愜，然其文云：蓋詞義與質，又上與幸字連文，致令有華蓋之謬也。

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徐廣曰：以眾瑞物初至封禪處，薦之上天告成功也。索隱曰：案漢

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擊三神之驪。徐廣曰：擊猶言垂也。駟案：韋昭曰：擊猶言垂也。駟案：韋昭曰：擊猶言垂也。駟案：韋昭曰：擊猶言垂也。

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

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索隱曰：案幾音冀。亦各

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軍代而絕也。說者尚何稱於

後。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於當時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而云七十二君乎。索隱曰：言古封禪之帝王是各並時而榮，實盛有齊

世之勳而屈者，謂言抑屈總不封禪使說者尚何稱述後代而云七十二君乎。

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索隱曰：文類云：越踰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款誠也。

而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

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畧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

錯事。徐廣曰：錯音厠，駟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規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居其事業者也。猶兼正列其義

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校一作校，被破猶拂也。音廢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入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入

將襲舊六為七。章昭曰：今漢書增一仍舊六為七也。摠之無窮。徐廣曰：摠一作臚，臚義為一經。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索隱曰：胡廣云：飛揚舒也。

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索隱曰：案謂用此封禪也。宜命堂

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漢書音義曰：堂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

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

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

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

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音色，蔭反。索隱曰：嘉穀六穗，

嘉穀六穗。

甘露時雨。

增補曰：已平木。

司馬相如列傳 二十五

而下勸之也。雜薦紳先生而下明之也。

按師古云：被除也。被飾者，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

按文類云：六經增一為七也。師古云：摠布也。

按此書之意，惟欲人主崇虛聲，以誇示後世，相如既死矣，何以此為。

按此設為天子俞可之辭。

劉辰翁曰：頌當分為六章，首章言其露時雨，佳穀之瑞。

二章言德澤流而物懷思，以興太山。

增補曰：已平木。

司馬相如列傳

二十五

官

七

之望幸三章四章
五章言賜虞麟龍
之瑞臻所以覺悟
千人以著受命之
符六章以上符瑞
上帝依類託寓而
諭天子使封禪也
末數語所以言天
符不可違而王道
不可缺也
倪思曰咬咬睦睦
謂鳳故曰蓋聞其
聲又曰茲亦於舜
謂舜亦有此祥
余有丁曰按漢漢
書作煇

我猶曷蓄徐廣曰何所畜邪畜嘉穀非唯雨之徐廣曰胡廣云汎普也言雨澤非偏於我普徧布散無所不溥也又潤澤之徐廣曰胡廣云汎普也言雨澤非偏於我普徧布散無所不溥也非唯濡之徐廣曰胡廣云汎普也言雨澤非偏於我普徧布散無所不溥也汎專溥之

君之來韋昭曰名山大山也顯位封禪也君乎君乎索隱曰胡廣云汎普也言雨澤非偏於我普徧布散無所不溥也侯不邁哉索隱曰小顏云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般

般之獸樂我君囿索隱曰案般般文彩之貌也音班胡廣曰謂騶虞也白質黑章其儀可嘉索隱曰胡廣云汎普也言雨澤非偏於我普徧布散無所不溥也咬咬

睦睦君子之能徐廣曰咬音曼和貌也一作態騶案漢書音義曰曼和睦敬言和且敬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觀其

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茲亦於舜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舞則騶虞亦在其中也濯濯之麟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時索隱曰詩人云鹿濯濯遊也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

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索隱曰胡廣云宛宛屈伸也采色炫燿煇炳輝煌徐廣曰煇音晃正陽顯見覺寤黎烝索隱曰文穎云正陽陽明也謂南面受朝也於傳載之云受命

所乘索隱曰如淳云書傳所載揆其比類以為漢土德黃龍為之應見之於成紀故云受命所乘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止純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就

增補已巳平水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二十六 鳳文 會藏

董份曰封禪書末
數言亦風諫以相
知之靡如此知古
人不徒作也
倪思曰假格也謂
其祀天有典猶恐
有所闕遺也其殆
以納于大麓亦封
禪者乎

周密曰司馬相如
傳贊乃班固所自
為而史記乃全載
其語而作太史公
曰何邪又遷在武
帝時雄生漢末安
得為揚雄以為靡
麗之賦勤百而諷
一哉史記注釋皆
不及之又公孫弘
傳在平帝元始中
詔賜弘子孫爵徐
廣注謂後人寫此
以續卷後然則相

就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

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卒徐廣曰元符五

封于太山正義曰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至梁父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秦山下趾東北相如他所

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

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行河陽之屬索隱曰李奇云隱猶微也言其義彰而文微

易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索隱曰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天

道接人事是隱以之明顯也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黎庶也索隱曰張

揖云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黎民者也

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索隱曰張揖云已詩人自謂也已小有得失所以言雖

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故詩緯云小雅譏已得失及之於上也

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溢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

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

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如之贊亦後人勦入而誤以為太史公無疑

索隱述贊曰相如縱譎竊贊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倚于虛過吒上林非侈駟馬還印百金獻伎惜哉封禪遺文悼爾

余有丁曰楊雄以爲至不已虧乎係漢贊語後人混入于此

楊慎曰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辯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

按楊雄後于子長其爲班史所增尤疑

王應麟曰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然其所敘乃記自少及長其身行事而已今考之本傳未見其爲自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特爲美談恐未必然意者集載本傳如

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爲自敘歟

王維楨曰傳中敘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喻巴蜀檄通西南夷詰問諫

微書宜春官賦大人賦封禪書並見相如優於文才而短于行檢

凌約言曰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獻諫然予觀太史公自序傳其父談曰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爲盛有事爲榮蓋

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度典樂莫度其必封禪以夸耀後世當其時謂可秉筆托附不磨由是草書將以上勸而不幸病以死則初意不獲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是屬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爲計實夸心之所致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七

終

巖谷 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